

犁田开耕礼

■杨树弘

大巴山区，老杨头睡不着了。他摸黑爬起来，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抽叶子烟。东边的天际才泛起鱼肚白，山脚下的水田笼罩在薄雾中，像蒙着一层纱。

堂屋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老伴也起来了。灶膛里的火“呼”地一声蹿起来，铁锅里的水开始“咕嘟咕嘟”冒泡。老杨头磕掉烟灰，起身去牛圈看他的老黄牛。

“老伙计，今天要看你的了。”老杨头抚摸着黄牛油亮的背脊。牛转过头，温顺的大眼睛映着晨曦。这头牛跟了他8年，每年开春的犁田礼都是它打头阵。

吃过早饭，老杨头开始准备开耕的物件。犁杖是去年冬天新修的，枣木的犁轡泛着暗红的光泽。他仔细地给犁铧抹上桐油，黑铁顿时亮了几分。

“犁头不上油，耕地累死牛。”这是父亲教他的，他记了一辈子。

村里的锣鼓声由远及近。老杨头抬头望去，只见村委会主任带着一帮后生，抬着扎红绸的犁杖，敲锣打鼓地往他家走来。这是老规矩——村里最会耕田的把式，要主持开耕礼。

“杨叔，今年还是您来！”年轻的村委会主任笑得见牙不见眼。老杨头摆摆手，脸上的皱纹却舒展开来。他进屋换上老伴准备好的新褂子，蓝布对襟衫浆洗得挺括，散发着阳光的味道。

田埂上已经围满了人。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姑娘们穿着鲜艳的衣装，老人们抽着叶子烟说着闲话。地头的香案上摆着三牲祭品，红烛高烧，青烟袅袅。

“开耕啰——”随着村委会主任一声吆喝，锣鼓齐鸣。老杨头牵着披红挂彩的老黄牛走到田边，接过晚辈递来的米酒，先敬天，后敬地，最后洒在犁头上。“三杯通大道，一犁开太平。”他朗声念着祖辈传下来的祝耕词。

黄牛下田的瞬间，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老杨头稳稳地扶着犁杖，犁铧破开沉睡的泥土，翻起黑油油的浪花。“嗨——哟——”他一声吆喝，老黄牛便甩开步子向前走。

“看杨叔这犁沟，直得像墨线弹的！”田埂上有人赞叹。确实，老杨头犁出的沟垄笔直均匀，深浅一致，泥土翻卷的弧度都恰到好处。这是50年的功夫，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犁田的经验。

犁到第三趟时，村里的后生们按捺不住了。小伙子们脱了鞋袜，争先恐后地跳进田

里。“让我试试！”“杨爷爷教我！”他们围着老杨头，像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

老杨头笑眯眯地把犁杖交给最壮实的后生阿强，自己在一旁指点：“腰要沉，手要稳，眼望前方莫看犁……”阿强紧张得满头大汗，犁出的沟垄歪歪扭扭，惹得众人哄笑。

“莫笑莫笑。”老杨头拍拍阿强的肩膀，“我当年学犁田时，比你歪得还厉害。”他接过犁杖，又示范起来。阳光下，他的身影与犁杖、耕牛融为一体，像一幅古老的剪影。

中午时分，女人们送来了饭菜。田头摆开长桌，腊肉、风干的咸鱼、山野菜摆得满满当当。老杨头被让到上座，晚辈们轮番敬酒。“杨叔，您这手艺可不能失传啊。”村委会主任诚恳地说。

老杨头呷了一口苞谷酒，眯着眼看向远处的梯田。他忽然站起身，清了清嗓子：“后生们听着，我编了首《犁田歌》，今天传给你们——正月里来是新年，收拾犁杖修耙边；二月惊蛰春分到，耕牛喂壮好下田……”沙哑的歌声在山谷间回荡，后生们安静下来，跟着一句句学。不知是谁先敲起了碗筷，很快，整个田埂上响起了有节奏的伴奏。

吃过午饭，开耕礼的重头戏来了——赛犁。村里的老把式们轮流下田比试，看谁犁得又快又好。老杨头当裁判，眯着眼看每一道犁沟的深浅、直度。

“张老歪，你右边浅了半寸！”

“李驼子，转弯处要收着点劲！”

他的点评引来阵阵笑声，被点名的人也不恼，反而虚心请教。最后胜出的是四十出头的王铁柱，他得到了一块红绸布，得意地系在犁杖上。

夕阳西下，开耕礼接近尾声。老杨头牵着老黄牛，把最后一块田犁完。新翻的泥土在夕阳下泛着湿润的光泽。老杨头蹲在田边，捧起一抔新土，轻轻捻了捻。“土润如酥，今年准是个好年景。”他对围过来的后生们说，“记住，犁田不只是力气活，你要懂土地脾气。”

回村的路上，老杨头走在最后。他回头望去，新犁的田地暮色中泛着微光，像一块块黑色的锦缎。远处，几个年轻人还在田里练习，吆喝声隐约可闻。

村子里渐渐安静下来。山里的风轻轻吹过，带着泥土的芬芳和新芽的清香。

这一夜，许多年轻人都梦见自己扶着犁杖，在镜面般的水田里耕出一道道笔直的垄沟。而老杨头梦见的是父亲教他犁田的场景。那天的太阳，也像今天一样温暖明亮。

山水烟火间 勤劳重庆人

“五一”假期，重庆正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田间地头，老把式扶犁驱牛，后生们躬身学技，传承着对土地的敬畏；乌江两岸，曾经的挑夫们用坚实的脚步挑起古镇的千年风华；热气腾腾的坝坝茶香中，是重庆人笑意盈盈的热情和对生活的热爱；溶洞里别具一格的火锅盛宴，凝聚着重庆人奇思妙想与勤劳智慧的结晶……

在这山水与人文交织的画卷中，勤劳的重庆人是最动人的笔触。

——编者

■李新勇

在重庆，两江奔涌穿城过，爬坡上坎是日常。就在这独特的地貌与炽热的生活气息中，生长出一种别具一格的茶文化——坝坝茶。

树荫下的竹椅木桌，毫无章法地错落摆放着，却又莫名地和谐。铜壶里的水，在炉火的作用下欢快地翻滚跳跃，那咕嘟咕嘟的声响清脆又活泼，跟周围的市井喧闹交织在一起，共同奏响了一曲独属于生活的乐章。

袅袅升腾的茶雾，轻柔得如同大江峡谷中的晨雾，似有若无地缭绕着。

在这如梦似幻的朦胧之中，往昔的吊脚楼影影绰绰，蜿蜒的石阶坡道上，似乎还能听见那些曾经的挑夫们沉重的脚步声和嘹亮的劳动号子。

重庆独特的地形，正是孕育重庆人热烈、豪爽性格的温床。重庆人爱，就爱得死心塌地、缠绵悱恻；活，就活得肆意张扬、五彩缤纷。

不管是在哪一个坝坝茶摊位，都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拽进了一个装满山城百态的奇妙小世界。

瞧，那边几位老爷爷、老太太，人手一把古朴的蒲葵扇，慢悠悠地晃着，扇出的微风里，夹杂着岁月的味道。

边上，是一群做小买卖的商贩。他们的摊位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美食：软糯的挑挑肥肠，卤香四溢；晶莹剔透的凉粉、凉面，配上香辣的调料，光是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香甜软糯的红糖糍粑，外酥里嫩，咬上一口，甜蜜的滋味在舌尖散开；还有冰爽可口的凉糕，在炎热的夏日里，来上一碗，瞬间驱散暑气，独特的风味，只有重庆人懂……

一上午，他们忙得脚不沾地，汗水湿透了衣衫，此刻终于在茶摊这儿寻得片刻安宁，喘口气儿。他们端起茶杯，轻抿一口，让那温润的茶水滋润干涩的喉咙，然后和旁边的同行唠唠生意经，交流着进货的渠道、顾客的喜好，脸上挂着知足的笑。

还有熙来攘往的游客，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肩膀上挂着各式各样的包包，瞪着好奇的眼睛东瞅瞅

■戴馨

从万盛城区前往青年镇的路上，洁白的梨花缀满枝头，仿佛这个季节最诚挚的邀约。走到更古村金鹅洞外，习习微风吹过，使人神清气爽。四周田畴交错，青绿迸发，充满朴拙意味。洞口书四个不大不小的红字：溶洞火锅。

万盛地处渝南黔北交界，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南部的青年镇更是丘陵山区，天然溶洞密布。以前听说在溶洞可以歌歌、窖窖，没想到还可以在溶洞里开设火锅店，也算别出心裁了。

人洞不远，是一片开阔空间，摆放了20张桌子。因为溶洞的特殊地形，有石梯一级级往上延伸，还有几张桌子便摆在更高的位置，居高临下。

面向洞口，斜上方的崖顶有一处小小的豁口，一缕天光泄入，使得溶洞自然通风。灶台区、调料区井然有序，连地面也整饬得干干净净。洞里还安装了灯饰，映得周围的钟乳石焕发出奇异光彩，形状或像龙头，或像猴身，或像凤尾。

据闻，无论春夏秋冬，洞里始终保持12—18℃的恒温。难怪在洞中心身无比舒畅。

火锅在准备中。溶洞火锅的主人刘小勇先陪我们在洞内参观。

往溶洞深处走，我们来到了糍粑辣椒的窖藏区。我这才知道，溶洞火锅的锅底跟一般的火锅是不一样的。其中，经过发酵的糍粑辣椒堪称灵魂。辣椒采收自河南、新疆等地，做糍粑辣椒，需得黄阳椒、艳椒、印度椒、满天星等五六种辣椒同时使用。先将辣椒精选切段，在80℃的水里煮上几分钟，冷却后将之捣至黏稠状，拌上食盐，掺上同在溶洞培植的发酵培养基，密封在土坛里3个月。

山城坝坝茶

西看看，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对眼前这热辣辣、满满浓郁生活味儿的场景稀罕得不行。时不时地，他们会举起手机，“咔嚓”一声，将这份独特的美好永远定格。

跑堂的帅哥，手中紧紧握着长嘴铜壶，那铜壶在岁月的摩挲下，泛着古朴的光泽。帅哥沏茶的功夫，堪称一绝，举手投足间，尽显老到与娴熟。

只见他手臂轻轻一甩，那铜壶里的水，就如同一条灵动的银色小龙，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稳稳当地飞进茶杯里，精准无误，看得周围的人纷纷咋舌，拍手叫绝。

结账的时候，也没有那些繁琐复杂的程序，简简单单，数着杯子算钱，随意又自在，透着一股地道的重庆人的豪爽劲儿。

坝坝茶喝的就是一份质朴纯粹。老荫茶、沱茶、茉莉花茶，它们没有名贵茶叶那种细腻精致的口感，却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韵味。入口时，带着些许粗粝之感，可咽下之后，又回甘悠长。配上一碟香脆的瓜子花生，就能让人悠悠地度过一个闲适的下午。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斜斜地照在竹椅背上，洒下一片片斑驳的光影。茶客们有的眯着眼，惬意地打盹，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与慵懒；有的则轻声交谈，分享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不远处，现代性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玻璃幕墙反射着光芒，与略显斑驳、充满岁月痕迹的茶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繁华喧嚣、车水马龙的都市之中，坝坝茶就像是一片宁静的港湾，让人们在忙碌奔波的生活中，停下匆忙的脚步，静下心来，品味生活的模样。

坝坝茶不仅仅是一种喝茶的方式，更是重庆人的“心灵茶馆”。在这里，人们用市井的温度对抗着时光的匆促，用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的挑战。

暮色浓淡之际，茶客们渐渐散去，竹椅还在微风中轻轻晃动，仿佛在回味着刚刚的热闹与温馨，又像是在静静地等待着下一场相聚，下一个故事的开场。

溶洞火锅

光线渐暗，只见一一口口深棕色的大缸摆放得整整齐齐，俨然排兵布阵。缸口一律用透明塑料布密封，里面装着正在发酵的糍粑辣椒。幽暗的世界一切都在发生着奇妙的变化。

刘小勇打开一坛即将发酵完毕的糍粑辣椒。只见色泽红艳，已成膏状，上面覆盖着一团团白色晶体状的东西。我们问，这是什么？原来是食盐。经过允许，我们探身向缸里闻了闻，沁人的香气扑鼻而来。鲜香，醇香，还是糊香？

在他的娓娓叙述中，糍粑辣椒和溶洞火锅的前世今生一一展现在我们眼前。

因为条件有限，万盛的先民一直有在溶洞贮藏食物的习惯，他们将贮藏的食物和糍粑辣椒放在煨罐里煮熟后食用，味道鲜美，一直传承至今。

刘小勇和他的合伙人沿袭了传统洞藏发酵的糍粑辣椒，改良工艺，开发出新的火锅锅底。经发酵的糍粑辣椒加上牛油、植物油、豆豉、豆瓣、花椒、姜、葱、蒜以及山奈、香叶等香料，在工厂的炒制车间进行炒制后，经强力冷却，再进行外包装，销售至全国各地。

终于坐在桌子前面，看着一大锅滚沸的红汤，阵阵香气已勾出肚中的馋虫。我夹起一块毛肚在汤里涮，经过高温的煮烫，不一会儿毛肚便脆生生，吃在嘴里，带着说不出的浓香。不消说，这些美妙的滋味正是糍粑辣椒带来的。

重庆人无辣不欢，包括我。但因肠胃不佳，我一向对火锅敬而远之。但这顿中辣的火锅吃下来，辣在嘴，肠胃却并无不适之感。那汤色依旧清亮，红盈盈，清透无比。

闲暇时，不妨来青年镇，品尝一顿美味的溶洞火锅。

五一桥情思

了体育馆，每天晚上都有体育赛事文娱活动，还经常承接各种篮球比赛或是武术比赛、文艺演出，看台上常常座无虚席。桥的两侧，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尤其是年轻人，三五成群，欢声笑语，不亦乐乎。

那年，五一桥两边宽敞的步道上突然开了一家再老二麻辣烫，荤与素、生与熟、麻辣与鲜香、嫩脆与绵烂、清香与浓醇美妙地结合在一起。

傍晚，桥的两侧便摆上几张可移动的桌子，人们或是举杯畅饮，分享着生活中的趣事；或是泡杯清茶聊天，享受着那份惬意。

以前，大山里的人哪里吃过什么麻辣烫，连看都没有看见过。那时我还在县里谋职，正在恋爱期，女朋友是土生土长的石柱县城人，亲戚朋友很多。自然，晚上我们也经常到五一桥吃麻辣烫。

吃着麻辣烫，听着玉带河的潺潺流水声，二两老白干和着毛肚、鸭肠、黄喉、鳝鱼、肉片、肥肠、血旺、豆芽……想吃什么就煮什么。那个麻辣鲜香，吃得人酣畅淋漓，汗水从毛孔溢出来，全身顿觉无比的轻松。那个年代，吃麻辣烫对于我们山里人来说，简直就是

一种享受，每天吃每天想，每天想每天吃，总也吃不够吃不烦。

味觉的共同点往往催生爱情的花蕾，是成就婚姻的基点。也正是五一桥的麻辣烫，加速了我的爱情和婚姻，成就了我的小家庭。现在想起这段往事，我自己都觉得好笑。

五一桥的夜晚，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洋溢着生活的美好，让人流连忘返。我常想，如今提倡发展夜经济，当年五一桥的夜市，可是领先了40年呢。

时光荏苒，五一桥依然横跨在波光粼粼的玉带河面上，但体育馆搬迁了，少了过去的那些赛事娱事。当年凿渠的号子声早已沉入河底，化作永不眠歌的细语。

桥身被五彩斑斓的灯光勾勒，与水中的倒影相互辉映，如梦如幻。桥上车水马龙，车灯闪烁。

玉带河把四季酿成水声，将晨昏织进涟漪。古桥斑驳的石阶上苔痕藏着光阴，水声是它最古老的琴弦。

站在五一桥上，看着休闲广场上欢歌起舞的人群，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听桥下潺潺的岁月低语，好似述说着过去的故事。

■李晓

我到达古镇时，夜色已如蝙蝠的翅膀打开，悬崖峭壁中的巨大山石因为喀斯特地貌造就呈现出灰白色，在夕照中发出夺目目光，缓缓流淌的乌江翡翠一般深蓝。

乌江与阿蓬江交汇处的龚滩古镇已落地生根1700多年了，这里的乳名叫龚滩，湍急江水卷起千堆雪，后来某年，山石崩裂阻塞了部分江水，铺开沉积为沙滩，古人便依山靠水在此地造房，形成了古镇最初的胚胎。

古镇在沧海桑田中并没有长出白发，那些吊脚楼中攀爬的茂密藤蔓，是古镇生出的青葱发丝。

“古镇还在生长，它正年轻呐！”在古镇一家吊脚楼的民宿里，冉大哥喜悦地说。

这家民宿的吊脚楼，是冉大哥的祖上财产传延而来，房屋属典型的半干栏式建筑，呈虎坐形。在房屋正中央上方，悬挂着一张墨色画像：老人面色凝重，颧骨高耸，胡须掩映，眼窝深陷中的眼睛里有着深重忧郁。

冉大哥说，这是他的曾祖父，当年是乌江两岸的挑夫。他从没有见过曾祖父，但他在乌江边追溯着自己的生命上游。

冉大哥面相憨厚，心中明亮。在他的心房，也有着嗷嗷待哺的柔软角落，那就是想还原一下曾祖父的模样。

那时候挑夫的日子苦啊，曾祖父的一把老骨头，最后被力绳勒尽，在全世里没有留下音容笑貌的点滴痕迹。

冉大哥根据爷爷与古镇老人对曾祖父的面貌描述，去古镇一个画师那里为老人画了一张像。

那天，冉大哥拿到画像刚挂上，一个见过曾祖父的再姓老人，泪水簌簌而落，扑通一声就跪在了画像面前，嘴里喃喃出声：“太像了，太像了！”

那年，冉大哥在一个当年行走于乌江两岸的外国摄影师拍摄的乌江挑夫影像画面里，看到一群半裸着身子的挑夫，在群山如潮中，挑夫们担着盐巴、布匹、桐油货物缓缓前行，豆大汗珠在古铜色皮肤上滚动。每当号子声起，他们就本能地抚摸一下肩膀上的厚茧，那是岁月深嵌啃噬的痕迹。

冉大哥一头扎入这些岁月急流中，打捞着挑夫们苦难生活里的模糊底片。

他告诉我，当年，在乌江两岸的挑夫们，一旦遇到岸上没有了路，就像猴子一样攀爬到乌江两岸刀削斧劈的峭壁上攀岩前行，担子里的

投稿邮箱:kjwtx@163.com